

纳吉布·马哈福兹

小说

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

吴昊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纳吉布·马哈福兹

小说

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

吴昊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ZZ13N06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 /
吴昊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5

ISBN 978 - 7 - 5613 - 7049 - 0

I. ①纳… II. ①吴… III. ①马哈福兹,
N. (1911 ~ 2006) — 小说语言 — 隐喻 — 研究 IV.
①I4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3702 号

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

吴昊 著

责任编辑	张丽娟
责任校对	涂亚红
封面设计	谭涛涛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049 - 0
定 价	33.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3622(传真)(029)85307826
E-mail: 694935715@qq.com

前言

“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的研究涉及四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文学语言中的隐喻？为什么选择纳吉布·马哈福兹进行研究？本书将研究马哈福兹的哪几部小说？为什么将研究范围囿于语言层面？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文学语言中的隐喻研究是打开作家认知的一扇窗户。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关于世界的共同经验储存在日常语言中，但“要想开发语言这个丰富的宝藏，就必须跳出句子结构的束缚，去研究比喻性的语言，特别是隐喻”^①。因为隐喻反映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方式，人们常常通过隐喻将对此物的经验移植到对彼物的理解之上。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隐喻与认知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尤以美国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最具代表性，书中提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②，他们认为“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基本都是隐喻的”^③。事实上，“我们仅以隐喻的方式思考，隐喻形成种种框架，我们从中接受事物、理解事物，它给了人们更流畅、更本源、更灵活的理解力”^④“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

① 参见蓝纯著，《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②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5.

③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4.

④ علي أحمد الديري: ((مجازات بها نرى))، المؤسسة العربية للدراسات والنشر، عام 2006، ص13.

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①。隐喻是和认知相连的一种逻辑能力，是深植于人们思维中的一种认知方式。

基于隐喻与认知的关系，研究文学语言中的隐喻自然成为了研究作家认知的重要切入点。文学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它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世界上没有无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无思想的语言。文学语言浸透了作家的思想，文学语言中的隐喻是作家创造力的体现，是其思维认知的结果，故从认知角度对文学语言中的隐喻进行研究，对分析作家认知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从众多阿拉伯文学家中选择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进行研究，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创作了大量特点鲜明、极具研究价值的隐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喻大师。作为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马哈福兹在中国是受关注度最高的现当代阿拉伯作家之一。“回顾我国的马哈福兹研究状况，值得惊喜的是国内对马哈福兹的研究已从过去传统批评方法向文本分析转变，各种文学理论也被引入到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中，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但综观国内马哈福兹研究现状，存在重文学、轻语言的倾向，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以“马哈福兹”为题名检索到的52篇论文中^③，评介性文章约占35%，文学研究性文章约占40%，纯粹语言性研究仅有两篇，分别是谢杨的《马哈福兹小说语言的诗性特点》和《马哈福兹小说语言的苏菲主义倾向》，约占4%，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中以“马哈福兹”进行搜索^④，在关于马哈福兹作品和研究的35个记录中，仅有谢杨所著《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风格研究》一书是关于马哈福兹语言的专门性研究，这说明国

①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于涛编，《钱钟书作品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② 丁淑红，“中国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掠影”，《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

③ 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23:47。

④ 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1日15:56。

内在对马哈福兹作品的语言学分析上存在不足。

鉴于国内马哈福兹研究重文学解读、轻语言分析的倾向和其小说语言隐喻研究确有所为的现状,笔者萌发了研究的兴趣和撰写本书的动力,期待从认知角度分析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特点,进而研究作家的思维认知方式。

马哈福兹“同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一样,是阿拉伯人民的民族作家”^①“是埃及人民的良心,也是整个阿拉伯民族之魂”^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他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③,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的烛明”^④,时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斯图尔·艾伦在颁奖词中说道:“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⑤

马哈福兹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犹如巴尔扎克之《人间喜剧》,马哈福兹的整个作品构成了半个多埃及社会的一幅幅风俗画”^⑥。马哈福兹作品虽多,但其深邃思想、文学艺术和语言风格在《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平民史诗》三部长篇小说里体现得更为集中,他曾说:“我认为任何作家可能创作出三四十部作品,但他的精粹集中在一两部,最多三部作品上,其余的作

① 转引自谢秩荣,“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道路上的转折——《新开罗》”,《阿拉伯世界》,1987年第4期。

② 米双全,“阿拉伯民族之魂——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锦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③ 建刚、宋喜、金一伟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1901-199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759页。

④ 薛庆国,“智慧人生的启迪——解读《自传的回声》”,《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

⑤ 建刚、宋喜、金一伟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1901-199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758-759页。

⑥ 郅溥浩译,“获奖之后的对话——埃及《图画》周刊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采访录”,《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

品要么是其巨作的铺垫，要么是余音的各种变奏。”^①《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是马哈福兹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自己也曾说“可以说《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②，“如果我思考我的作品，跳入我脑海的是我说过的《三部曲》《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我们街区的逸闻》”^③。

《三部曲》是马哈福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通过一家三代的生活，描绘了埃及现实生活的历史画卷，它是马哈福兹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也是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座丰碑。《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现代寓言小说。小说史诗式地书写了街区的开拓者老祖父杰巴拉维及其数代子孙的故事，折射了从先知时代到科学时代的人类社会演进过程。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公报中评论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其主旨是反映人类对精神价值永无止境的探索……在善与恶的冲突中，不同的价值体系紧张地对峙着。”^④《平民史诗》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现代史诗，作品以高度浓缩的艺术手法写了一个平民家族近十代人的兴衰演变。鉴于《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这几部作品中的隐喻数量丰富，特点鲜明，本书选择上述几部小说来对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特点进行研究。

将本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语言层面是因为马哈福兹这位隐喻大师不仅在小说语言中使用隐喻，其笔下的人物、故事往往都具有隐喻性。比如《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整出戏都是沿着隐喻的方向运动，由隐喻支配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这些象征隐藏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后，这些象征的严重性在于其触及了宗教思想，里面的人物代表了从阿当到穆罕默德的先知，甚至有代表真主

① عبد الرحمن أبو عوف، الرؤى المتغيرة في روايات نجيب محفوظ،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عام 1991، ص. 170.

② جمال الغيطاني، نجيب محفوظ يتذكر، دار المسيرة، عام 1980، ص. 68.

③ جمال الغيطاني، نجيب محفوظ يتذكر، دار المسيرة، عام 1980، ص. 103.

④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著，李琛译，《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封底。

的人物”^①。由于马哈福兹小说中的隐喻系统庞杂，本书必须将其隐喻囿于语言层面，仅从语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不涉及其他层面的隐喻。

本书以概念隐喻和概念合成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出现的隐喻语料进行梳理分类、探索剖析，揭示其隐喻的特点和形成该隐喻特点的原因，并试图分析解读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隐喻的过程和读者应具备的素质。第一章从隐喻、文学、隐喻和文学的关系、文学中的隐喻层次和分布为本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论及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层次和分布，第三章对其小说语言中的隐喻特点进行归纳并分析原因，第四章探讨如何对其隐喻进行解读，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马哈福兹的小说语言，尤其是其中的隐喻是马哈福兹别具特色的语言表现方式，对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进行认知语言学考察，可以丰富对马哈福兹的研究，也可借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对马哈福兹的关注，让马哈福兹隐喻研究不断深入下去。

① د. محمد يحيى و معتز شكري، الطريق إلى نوبل 1988 عبر حارة نجيب محفوظ، أمة برس للطباعة والنشر، عام 1989، ص.5.

目 录

第一章 隐喻与文学	(1)
1.1 隐喻	(1)
1.1.1 语言与认知	(1)
1.1.2 隐喻与认知	(3)
1.1.3 隐喻研究发展历程	(5)
1.1.4 隐喻产生原因	(6)
1.1.5 隐喻工作机制	(8)
1.2 文学	(9)
1.2.1 文学内核:人类天性	(9)
1.2.2 文学载体:语言	(11)
1.3 隐喻与文学的关系	(12)
1.3.1 文学是隐喻的集散地	(12)
1.3.2 隐喻是文学的根本	(13)
1.3.3 隐喻是了解作家认知方式及其文化背景的重要窗口	(14)
1.3.4 隐喻体现作家的语言风格	(14)
1.4 文学中的隐喻层次和分布	(15)
1.4.1 文学中的隐喻层次	(15)
1.4.2 文学中的隐喻分布	(17)
第二章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层次和分布	(19)
2.1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层次	(19)
2.1.1 规约性隐喻	(19)
2.1.1.1 多义词隐喻	(20)
2.1.1.2 空间隐喻	(21)

2.1.1.3 容器隐喻	(24)
2.1.2 非规约性隐喻	(25)
2.1.2.1 一般隐喻和独特隐喻	(25)
2.1.2.2 单一概念隐喻和事件隐喻	(27)
2.2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分布	(36)
2.2.1 情景描写	(36)
2.2.2 肖像描写	(38)
2.2.3 动作描写	(40)
2.2.4 心理描写	(42)
第三章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特点	(45)
3.1 用多元化的语言结构构建隐喻	(45)
3.1.1 对明喻和暗喻的考察	(45)
3.1.2 对喻体结构的考察	(47)
3.1.2.1 用单词构建喻体	(47)
3.1.2.2 短语结构构建喻体	(49)
3.1.2.3 句子构建喻体	(51)
3.1.3 对相似点的考察	(52)
3.1.4 对马哈福兹小说隐喻语言结构的综合考察	(53)
3.2 本、喻体对应关系多样化	(55)
3.2.1 善用不同喻体映射同一本体	(55)
3.2.2 善用同一喻体映射不同本体	(57)
3.2.3 马哈福兹联想丰富、观察细致全面的认知特点	(58)
3.3 表达生动形象	(61)
3.3.1 选择生活化的喻体	(62)
3.3.2 选择有张力的喻体	(64)
3.3.3 在同一隐喻句内使用多个喻体	(65)
3.3.4 准确把握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66)
3.3.4.1 形似	(66)
3.3.4.2 神似	(67)

3.3.5	用隐喻强化小说人物个性	(69)
3.3.5.1	对同一人物反复使用同喻体隐喻	(69)
3.3.5.2	隐喻符合人物性格和认知特点	(71)
3.4	富有诗性美感	(77)
3.4.1	对称美	(78)
3.4.2	意象美	(80)
3.4.3	通感美	(84)
3.4.4	哲理美	(87)
3.5	擅长幽默讽刺	(91)
3.5.1	熟悉的陌生化幽默	(93)
3.5.2	激活一般隐喻的幽默	(95)
3.5.3	利用本、喻体的反差表现幽默	(96)
3.5.4	通过丰富想象构建幽默意象	(98)
3.6	偏爱音乐隐喻和疾病隐喻	(100)
3.6.1	音乐隐喻	(101)
3.6.2	疾病隐喻	(107)
3.7	具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点	(111)
3.7.1	选用阿拉伯人生活环境中的标志性事物作喻体	(113)
3.7.2	选用阿拉伯人传统生活中的标志性事物作喻体	(116)
3.7.3	选用阿拉伯人心理认知中的标志物作喻体	(118)
3.7.4	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喻体	(120)
3.7.4.1	宗教建筑作为喻体	(121)
3.7.4.2	宗教信仰和仪式作为喻体	(123)
3.7.4.3	宗教人物及故事作为喻体	(124)
3.7.4.4	喻体受《古兰经》中隐喻的影响	(125)
3.7.4.5	喻体受苏菲主义的影响	(126)
3.7.5	选用具有埃及特色的喻体	(130)
第四章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解读	(134)
4.1	隐喻解读过程	(134)

4.1.1 解读的意义和目的	(134)
4.1.2 解读的过程	(139)
4.2 隐喻解读者所需具备的素质	(145)
结语	(150)
参考文献	(152)
附表	(159)
附表1:马哈福兹“火”隐喻例句	(159)
附表2:马哈福兹“水”隐喻例句	(161)
附表3:马哈福兹“光”隐喻例句	(164)
附表4:马哈福兹“风”隐喻例句	(165)
附表5:马哈福兹“植物”隐喻例句	(166)
附表6:马哈福兹“动物”隐喻例句	(168)
附表7:马哈福兹“建筑物”隐喻例句	(174)
附表8:马哈福兹“食物”隐喻例句	(175)
附表9:事件隐喻常用喻体举例	(177)
附表10:不同喻体映射至“时间”“爱”“悲伤”隐喻举例	(186)
附表11:马哈福兹“音乐”隐喻举例	(190)
附表12:马哈福兹“疾病”隐喻举例	(195)

第一章 隐喻与文学

在传统修辞学视阈下，隐喻仅仅是文学中的点缀；在认知语言学观点中，隐喻体现了作者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研究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首先应厘清隐喻与文学的关系，为本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隐喻与文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什么是隐喻？什么是文学？隐喻和文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对文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研究？

1.1 隐喻

什么是隐喻？“修辞学家说，隐喻就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修饰话语的手段。逻辑学家说，隐喻是一种范畴错置。哲学家说，隐喻性是语言的根本特性，人类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性的。认知科学家说，隐喻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①隐喻的诸多定义皆因研究者视角不同所致，不同的定义丰富了人们对隐喻的认识。今天，人们不再认为隐喻仅仅是语言中的点缀和装饰，也认识到它是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什么作为传统修辞的隐喻会和人类认知扯上关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明确语言^②与认知的关系，因为隐喻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

1.1.1 语言与认知

潘文国在《语言的定义》一文中列举了关于语言的 68 条定义，并在考察前人所下定义基础之上，给语言试下了新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③

① 束定芳著，《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9 页。

② 文中所论述的语言为自然语言，不包括副语言。

③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

笔者对这个定义持认同态度,认为它抓住了语言的本质特点,不像诸如“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①这类定义那样去罗列语言的属性和功能。能成为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的不仅仅是语言,人类交际也不单单依靠语言,所以类似这样的定义没有完全抓住语言的本质,即“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别。吕叔湘说:“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语言也是这样。”^②较之“非语言”,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思维和认知。正如福克聂尔(Fauconnier)所说,“语言是用来构建和交流意义的,是了解人类思维的窗口”^③,人类用语言交际的实质就是在交流自身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虽然人类不是只依靠语言进行认知,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语言作为认知手段的作用大大超过了非语言手段”^④。

关于“认知”,国内外学者有过不同论述。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认知”包括诸如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语言等内容,把“体验”和“语言”都包括在“认知”中了,还有许多语言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我们的身体经验与思维加工密切相关,语言也是一种认知活动。^⑤在认知语言学中,认知“属广义的,即包括感知觉、知识表征、概念形成、范畴化、思维在内的大脑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进行处理从而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是通过心智活动将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将其概念化和结构化的过程。”^⑥

在考察“语言”和“认知”后,可以得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因此语言能力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一个自洽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⑦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构,是认知的重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75页。

②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7页。

③ 转引自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④ 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⑤ 参见王寅著,《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⑥ 赵艳芳著,《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⑦ 转引自王寅著,《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页。

要组成部分。由于认知活动本身难以观察到,所以,语言成为观察与研究认知的一个窗口。”^①“语言能力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同时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又促进了人类认知的发展”^②,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也相互制约。

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明确,那就是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方式不尽相同。人类面对的自然界是相同的,大脑的生理构造也是相同的,因而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相同的认知方式。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世界观,“语言就其内在联系方面而言,只不过是民族意识的产物”^③“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④。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力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认为语言是形成思维方式的源泉,不同的语言可以阐述其使用者独有的世界观,“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跟一个在其他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其方法是不同的”^⑤。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的理论在强调语言民族性上的重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语言能力是人类共有的,但不同民族的个性语言却是其特有的精神财富。

1.1.2 隐喻与认知

语言与认知存在密切关系,隐喻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就和认知有了天然的联系。但语言中的修辞现象不只有隐喻,为何单单讨论隐喻与认知的关系?难道除了隐喻,其他修辞方式就不体现认知了吗?

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如何对“隐喻”下定义,基于不同的隐喻定义会得出看似相悖的结论。亚里士多德说“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⑥,理查兹则提出

① 赵艳芳著,《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 王寅著,《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③ [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页。

④ 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⑤ 伍铁平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8页。

“隐喻无所不在”原则，认为“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①。这两个不同结论中的隐喻定义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所指是狭义的隐喻，而理查兹所指是广义的隐喻。

以汉语为例，其修辞手法有几十个大类，如果把隐喻狭义地理解为“比明喻更进一层的譬喻，形式为‘甲就是乙’，如‘君子之德风也’”^②，也许隐喻不足以成为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如果把隐喻定义为“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③，语言中只要是“以另一种更为明显，更为熟悉的观念的符号来表示某种观念，以可感知的形式来表达某种思想”^④的现象都称之为隐喻，那么隐喻的范围就被空前地扩大了。当人们认识到诸如“山头”“山腰”“山脚”“针鼻”“玉米须”“湖面”“鼎耳”“壶嘴”“页眉”这类司空见惯的词语也是隐喻时，隐喻就不再是文学家的专利，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被人们大量使用的语言现象。

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它“不是涉及语词的简单转移，而是思想之间的交流”^⑤，因为“我们要认识和描写以前未知的事物，必须依赖我们已经知道和懂得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有时还要发挥惊人的联想力和创新力。这个认知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它把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作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⑥隐喻“在人们用语言思考所感知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时，能从原先互不相关的不同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相似点，建立想象极其丰富的联系。这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⑦

隐喻也是最根本的认知方式。莱考夫声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和个人经验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都是通过规约性的概念隐喻被构造和理解的”^⑧“我

①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98.

② 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③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5.

④ [法国] 保罗·利科著，汪家堂译，《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⑤ [法国] 保罗·利科著，汪家堂译，《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⑥ 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⑦ 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⑧ 转引自蓝纯著，《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基本都是隐喻的”^①。

隐喻与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影响到对隐喻的创造使用。反之,隐喻的创造使用对人的认知能力也会有积极作用。隐喻可以扩大人们认识一些尚无名称的或尚不知晓的事物的能力。它能超越单纯依靠以规则为基础的语言的范围。”^②

1.1.3 隐喻研究发展历程

“隐喻渗透了语言活动的全部领域并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历程,它在现代思想获得了空前的重要性,它从话语的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了对人类的理解本身进行理解的中心地位”^③这句话概括了隐喻研究的发展过程。

西方隐喻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修辞学研究阶段(约从公元前 300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语义学研究阶段(约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初)、隐喻的多学科研究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④

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为代表,他认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⑤古罗马语言修辞学家昆体良也认为“所谓隐喻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⑥隐喻替代论被人们视为定论,从而忽略了对隐喻的进一步研究。

直到 1936 年理查兹发表《修辞哲学》一书,提出隐喻实质为“互动”的观点,西方隐喻研究才开始从传统的修辞学转向语义学研究。理查兹指出,“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是一种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流,是语境之间的协调。思想是隐喻性的,它依靠对比而进行,语言中的隐喻是从思想中派生而来的。”^⑦理查兹

①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4.

② 转引自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 页。

③ *On Metaphore*, ed. by Sheldon Sack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1, 转引自[法国]保罗·利科著,汪家堂译,《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译者序第 6 页。

④ 参见束定芳著,《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73 页。

⑥ 束定芳著,《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⑦ 束定芳,“亚里士多德与隐喻研究”,《外语研究》,1996 年第 1 期。